



坊间纪事

母亲的那双手

□ 孙培尧

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夜，虚弱至极的望百慈未能扛过小小流感的侵袭倏然逝世。噩耗传来，身在异地的我愕愕而立，刹那间心空如野，俄而竟跪在床上，泪流于面，哽咽无语。

母亲一生信奉我姥爷传给她的人之道，教育孩子们的口头禅是“让人不算痴”，喜欢助人，而对他则念念不忘。大姐回忆说，1953年父亲失业，全家大小孩七口人以市立医院食堂弃种的菜叶、菜根度日，婴儿中的二姐饿得哭闹不止。邻居李婶关切地问：孩子是不是饿得哭？母亲搪塞：这孩子好哭。李婶知道母亲要强面薄，就硬塞来两个白面大馒头。这两个大馒头竟让二姐一点一点地吃了半个月，活命之恩让母亲感念不已。

1958年生下我之后，政府安排39岁的母亲到青岛市南纺织厂工作，之后15岁的大姐也早早参加了工作，家境从此得以改善。母亲、大姐还可以从单位上揽些加工活，纺绳、接线头、扎刷子、拆旧线手套……有什么干什么，活多钱少在所不惜。

从工作后到退休前，母亲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6点前起床，或忙一家人早饭或纺绳1个小时；7点多着急匆匆上班，用三寸小脚一步步走4里路至单位；纺绳4个小时后吃自带的玉米饼子就自制咸菜，饭后不休息接着工作4个小时；5点多钟下班回家后要么做晚饭，要么让家里的纺绳车一圈一圈转起来；晚饭后再让纺绳车转它3个小时方歇息。一天劳作12个小时，天天，月月，年年，二十余年如一日啊，母亲不知享受，不喜娱乐，不愿休息，总在忙碌，几乎成了劳动机器，好像身体里总有使不完的力气。少时懵懂不通事理，后来思之，作为营养不良、长期贫血的中老年女性，母亲竟能在劳动中释放出如此超人

能量，的确令人难以置信，却是她的孩子们亲眼所见。这一点怎不让人惊异、惊奇、惊叹？我明白，这正是于平凡中显现伟大的母爱能量。勤劳的母亲不恤体力、起早贪黑地忙活，哪里是不喜娱乐，哪里是不愿休息，老母亲分明是在用尽自身平凡而伟大的母爱去保障众多孩子们最起码的生活呀。

纺绳活计则不单单是单调乏味那么简单。坐在简易的纺绳车前，上身偏坐在矮凳上，两腿顺卧，母亲的手需不停地动，腰腿则几乎不动。保持这种姿势长时间干下来，腰酸腿麻当属必然。而两手呢，右手需用指甲劈开近两米长的料子（凉水浸泡过的苧麻皮）不时地递给左手，左手边摇转木制车轮，边将连续手中的料子通过转动拧成坯绳，达到一定长度后即可拽到转动的轮子上。数小时后，待木轮上的坯绳一圈圈被纺满，母亲便将湿湿的坯绳一圈圈倒下来成一通口绳轮，然后搭好自制木梯，抱着二三十斤重的绳轮爬至房顶，再一圈圈摊开以晾晒。

如此往复不断地劈料、捋料，记忆中母亲的那双手啊，骨节粗大，茧厚皮糙，指甲也是厚厚的，指间常因裂口子而被胶布缠绕。直至耄耋之年，这双手才渐渐变得柔软起来，而一个指甲却厚厚依旧。小女中学时写过一篇作文《奶奶的手》，当老师在课堂上将此作为范文朗读讲评时，生长于丰衣足食中的花季少女已是泪流满面。

在我眼中，娘亲的这双手是可亲可敬、可歌可泣之手啊。正是因了这双手，一家九口人在贫穷与饥饿的岁月里未曾伸手向政府要过哪怕一次的救济款；因了这双手，她的一个孩子在阳光下健康成长起来，未曾欠过学校哪怕一分钱的学杂费；因了这双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可以自尊无愧地面对整个世界。更是因了这双手，让后辈们一辈子咀嚼着一笔一笔的精神财富……



心灵小品

纺车送福

□ 李绍增

前几年，娘由乡下搬到县城里住。临行前，娘千叮万嘱咐：“别把咱家的纺车碰着磕着啊！”

姐弟几个遵照母命小心翼翼地把手搬进城。娘将它放在床上，双眸中闪烁着惬意的光亮，像怜恤怀中婴儿一样，轻轻地拂去摇把上、枝轮上、脚架上的浮尘，支上锭杆子（老家方言，即缠绕棉线的木杆），右手转动摇把，左手有节奏地一拉一收，兴奋地做着纺线的动作。

这架纺车是作为娘的嫁妆来到我家的。娘从小聪明伶俐，纺线、织布、做衣样样精通，尤其是纺线，一团一团的棉花，到了娘的手里，就像魔术一样变成一个个线穗子。娘纺的线不仅细长，而且均匀，堪与现代的精纺机器媲美。在整个村子里出了名。会做木活的姥爷见自家的闺女小小年纪就纺得一手好线，便琢磨送爱女一份特别的嫁妆。待出嫁时，姥爷挑选上等的木料，精雕细刻做了一架纺车，系上缎带红花陪娘上了花轿。

从此，纺车像送福的天使助力我家生存和发展，伴随我咿呀学语、蹒跚走路、长大成人。

娘嫁到我家前，由于奶奶死得早，爷爷拉着三个儿子过日子，吃的喝的倒没有什么问题，就是穿的盖的没人打理，难以接济。娘过门后，支起纺车纺线织布，几个月，家人屋里盖的、身上穿的就“旧貌换新颜”了。红红的日子锦上添花，上世纪五十年代娘生了我的两个姐姐后，作为长子长孙的我降生在这个家庭，过日子心盛的娘更是看到了家庭的美好前程，把万千宠爱凝聚在对我的衣着打扮上。她从解放后新分得的土地上采摘的新棉花中精心挑选出色白絮长的，纺出又长又细的线，然后将棉线染上红、黄、绿、蓝的花样颜色，织出色泽鲜艳的花布，给我剪裁、缝制出各式各样的童装，我的衣服几乎一天一开箱（老家方言，意为几天内衣服不重要）。更为有趣的是，姐姐给我留了个后毛（老家方言，即后辮子，

善于为善

促成好事，换句话说，做好事未必就是行善。

冯梦龙在小说中说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供着一尊用木头雕成的佛像。村子里有一户人家很穷，到了冬天，没有燃料做饭，他到庙里去偷那尊佛像，把佛像劈开当柴烧。村子里有一个木匠，他到庙里去烧香拜佛，发现佛像不见了，就回家雕了一尊，送到庙里供奉。那个穷人到处找燃料，他听说庙里又有佛像了，就再去偷，那个木匠，也赶紧再去补充。一年又一年，年年冬天都是这样。后来，偷佛像的人和雕佛像的人都死了，阎王审判他们的灵魂。毁坏佛的金身是大罪，那个小偷罪业深重，要下第十七层地狱。那个木匠，那个不断为佛陀造像的人，受的处罚更重，阎王把他打入第十八层地狱。为什么呢？阎王说，正因为你造了那么多佛像，他才毁坏了那么多佛像，佛的金身才受到这么多的污辱，要不然，那个小偷哪里有机会造这么严重的恶业？木匠的责任比那个小偷的责任还要大。

如果您觉得小说毕竟是编造的，可信度低，咱再说件现实的。据《吕氏春秋》记载，鲁国有一条法律，鲁国人在国外沦为奴隶，有人垫付赎金赎人后，可以到国库中领取赎金。有一次，子贡

在国外赎了一个鲁国人，回国后拒绝收下国家给他的垫付金。孔子说：“赐呀，你采取的不是好办法。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肯再替沦为奴隶的本国同胞赎身了。你如果收回国家的补偿金，并不会损害你的行为的价值；而你肯拿回你垫付的钱，别人就不肯再赎人了。”

有一天，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为了答谢他，送给他一头牛，子路竟收下了。孔子说：“这样一来，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孔子认为，子路的行为是对的，这种行为是在倡导一种规则，付出就应该得到回报。子贡的行为是错的，报销垫付赎金是国家为了达到救贖国人而制定的一种规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子贡那样的觉悟和财力，子贡的所为，把这条规则打乱了，以后其他人就不会愿意为赎人而垫付赎金了。社会秩序要靠规则来维持，无论何人都应该遵循规则，否则，规则一旦打破，天下必乱。这就是孔子所谓“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的道德标准。

子贡的“高标道德”把原本平淡新奇、人人都能够做到的道德，拔高到了大多数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使得“代付赎金后收回赎金”的道德，（与子贡相



时尚辞典

“赊”来春天

□ 曹春雷

当村口的大柳树开始“万条垂下绿丝绦”时，村里大街小巷的吆喝声就多了起来。补锅的，补鞋的，磨剪刀戥菜刀……，那时没有能循环播放的扩音器，只能靠一张嘴喊。当众声碰撞时，常常会有有一种声音高亢明亮，突兀出来：赊小鸡来嘛——赊小鸡来啊——

人们听到这吆喝声，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儿，上街来。很快，赊小鸡的人旁边就聚了一大伙人。“赊小鸡的，你今年咋来得这么晚啊？”“赊小鸡的，今年的小鸡好养不？”“今年是啥品种的啊？”七嘴八舌地问，赊小鸡的却不急不慌不忙，笑眯眯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妇人们大都和他相熟，除了从外村嫁过来的新媳妇。

这是个精干的汉子，不高，瘦且矮，真不知道那洪亮的声音究竟是怎样从他身体里发出来的。他是骑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来的，是那种老牌子的“金鹿”，车后座上驮着两个竹筐，筐里的小鸡嘎嘎而鸣。毛茸茸的小鸡仔，黄的，白的，黑的，紧紧地簇在一起，仰着头，你一声我一声地叫。有妇人将一只小鸡仔抓起来，托在手上，细细地看。小鸡也瞪大了乌溜溜的小眼睛，好奇地盯着人看。

左挑右挑，妇人们费了半晌功夫，终于各自挑定了中意的小鸡仔。赊小鸡的拿出账本来，一一记下，“富贵家的，十只；栓

绿林好汉

□ 赵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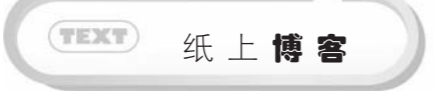
只要给猕猴二两颜色，绝对得开染坊，它们都是得寸进尺的茬，蹬鼻子上脸的货。到底自己几斤几两，还真没个数，猴子不照镜子更不称体重。别看猴王诚惶诚恐的三孙子样，可只要出门，就不是它了，成了无王的蜂。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一群散兵游勇，无法无天的德性暴露无遗。什么清规戒律啊，这纲那常的，对它们都不好使。

但是，如果话可以反过来讲，这就是猴子帮活活了这片区域。猴子要是整天萎靡不振，还真没办法让人提情绪。猴子好像生来就是挑战束缚的，随心所欲且逾矩。它们劣迹昭彰，并不为人讨厌，反而有无数的猴粉，甚至很多人专程来看猴子。任何动物要是抓住一瑕疵放大了看，忽略其余的话，就没有一种动物尽善尽美。

早年的跑马岭花果山一般，那些先人为主的猴子，即使山中有老虎，也有自以为大王的错觉。别说其他兽类了，就是贵为高级动物的，它们也经常挑衅。猴子不仅察言观色，还会审时度势。见了高大威武的男士，一般不招惹，遇上带食品的妇女儿童，想就此顺利过去，那还真不容易。

大门左侧的树林中，有群猴子活跃在这里，整天上蹿下跳的，把持着门口这个重要关隘。门口是所有游客进门的必经之途，守在这里想吃什么，想看什么全都“得来全不费工夫”。平时都在山坡上密林中快活，闪转腾挪着与生俱来的功夫。一会儿在这棵树上，眨眼间纵身一跃，腾云驾雾般又落到那棵树上。若是争着吃东西看哪个不顺眼，上去就是一口。然后不等对方回过神来，就赶紧溜之乎也。吃亏的不善罢甘休，撒开腿紧追不舍。追得上就一阵狂呼乱叫，猴毛飞扬。坐山观猴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没有谁管闲事。打起仗来看不出远近亲疏，“家族圈子”不管事，兄弟父子都看热闹，不帮打架。猴子没有“护驹子”这一好。

一天，一群靓丽女光光顾，手里满是让猴子垂涎三尺的零食。这群天真无邪的孩子，马上就要看到五洲四海的动物了，正沉浸在兴奋中。这群雀跃多时的无赖，却犹如神兵天降，顷刻间就把她们围住。不知所措的美女们还没尖叫完，打劫者早就将她们手里的饼干、火腿肠、雪糕、水果一股脑地劫掠一空，嘎嘎地风一般没进林子。出手之快，简直就是金庸笔下的武林高手。较之古代



纸上博客



他山之石

□ 陆勇强

宠物自古有之，以狗居多。秦朝赵高与李斯斗，李斯失败，被处腰斩。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想和你再一次带大黄狗一起出东门追兔子，怎么才可以呢？

细细体会这句话，真的人心酸。苏东坡看来也是爱狗的，他有名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看看，在宋朝牵条狗，也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如果再来看看唐代的《簪花仕女图》，还可以发现，在唐朝，狗就是宠物，已经进入上层阶层了。这幅图中有五位仕女和一名侍者，其中有个穿着艳

丽的女子在逗一只狗玩。

从宠物这个角度，可以考察和映射社会的某些现状，有位经济学家就说，宠物其实是一门社会学。可以从观察到人口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精神文化状况。

不得其解。但看了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宠物经济”兴起的背后，发现中国当下的“宠物经济”火热与日本有类似之处，我对“宠物就是一门社会学”这个说法也有了一些理解。

当时的日本社会是怎样一个现状呢？人口出现减少趋势，人口出生率降到0.8%，老年人口上升到30%，人均GDP低速增长。因为老龄人口住在郊区不方便，城镇化水平不断上升。大量的日本人需要精神寄托和陪伴，宠物经济应运

而生。

从这个角度看，宠物经济兴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程度，这样人们才有一定经济实力养得起宠物；其次人口开始慢慢走向老龄化，而且亲人间在物质层面的“守望相助”开始式微；城镇化不断提升，大量人口不再居住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而是进入城镇这样的“陌生人社会”，人们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需要精神陪伴。

忠诚又善解人意的狗就成了人类最好的陪伴朋友。

再看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相通之处。据《2016中国购物者报告》，中国半数的“铲屎官”每月花在宠物身上的费用在100元至500元之间，而花费500元以上的“铲屎官”

占比40%以上。《2017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宠物行业增速保持在30.9%的水平。

狗原本是野生的，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慢慢知道，有人类的地方就有食物，于是它们开始以“人类”为中心生存下来，当宠物狗形成了一种经济规模，那就远远不是和人与动物和平相处那样简单了。

宠物带给我们精神安慰和寄托，甚至可以医治我们的情感。我们在朋友圈、各类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大量的宠物萌照，让人会心一笑时，再从发现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社会情境中，我们的需求在哪里，痛点在哪里？

宠物，真的就是一门社会学。

